省散文学会石泉采风作品集

在石泉喝柚子茶

■ 陈嘉瑞

爱石泉。

爱了几十年。

30多年前，去陕南招生，第一次邂逅石泉。半天的徜徉，心旌摇荡。深山小县的时尚，民居的陕南特色，女子行腔的婉转悠扬，还有那一条古意悠然的老街，都令人留恋。

再一次踏上老街，已是30多年以后了。前一天胡先生就预报，第二天晚餐后，要请大家喝石泉的柚子茶。那一晚，跟随主人从老街的北门进入，东西两边一望，石板的街道灯火摇曳，人影幢幢。晚餐本来稍有微醺，到得此处，经此间夜色勾兑，平抑的微醺复又涨起潮来。

踩着街光投射的人影，辨认着家家户户或圆或吊的灯笼，一行人来到一个叫“木竹山”的茶楼。眼前一串串扁南瓜样的黑疙瘩，悬挂在空中。一摞摞扁南瓜样的黑疙瘩，摞在了厨架。这就是柚子茶了。柚子茶不是普洱，也不是伏砖，不是红茶，也不是黑茶。姣丽的女主人介绍说，论辈分，这些茶应该都是柚子茶的孙孙辈了。

木梯登得二楼，在临街窗下实木油光的茶桌前坐定，老街明清建筑的剪影，摇晃的灯笼，悠闲的游人，就着楼下的灯光，天上的月光，一齐从木格的窗外挤了进来。

面前是各色的茶食，盏中是琥铂色的茶汤，一众男女，四散坐定。端头的“仲哥”，正怀抱一把二胡，接上蓝牙，调好桌头的小音箱，身倾手动之间，一曲《真的好想你》便从弦间泄出。“仲哥”是一位退休的电视人，擅长主持和朗诵，业余时间钟情二胡，娱人娱己。其指法及作品处理，老道娴熟兼别具特色。特别是几首富有年代特色的二胡作品，在他的演绎下经典再现，深情而富有韵味。

店主当晚煮好的，据说是已经存放了六七十年、她爷爷当年做的柚子茶。很有些“今辈人做，下辈人喝”的意味。此前每有顾客来店，她都会特意煮一壶。煮好后的柚子茶沁香四溢，满屋子香气氤氲，经久不散。琥珀色的茶汤入口绵柔润滑、回味甘甜。

此刻，寄身茶室，素瓷轻递，眼观有茶女，耳旁有茶乐，口中有柚子茶，一堂男女，在弦乐颤动的凄诉下，几人微醺而醉了。于是，各人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，各得受用。继而生出感慨来：在“木竹山”品茶，无楼减一分，无友减二分，无乐减三分，无宾主相谐尽欢减四分。而“木竹山”的柚子茶，独当十二分。此议一出，附和者众。

各种机缘，均得自于各种遇见。诗人白公智有一首名为《遇见》的诗：

遇见茶的时候
水刚从深山出来……
遇见水的时候
茶刚从枝头下来……

面前的柚子茶，能诞生在石泉，进入安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也是另外一种“遇见”。

当年，洞庭湖畔的龙群英，和陕南石泉的王新建相遇了，在石泉孕成了一个家。南方的柚子和北方的茶，完全不搭的两个生命。一个有自己的芳菲，一个有自己的清香。因了第一个遇见，它们也得相遇而孕，这样便诞生了石泉的柚子茶。

日常纷繁的忙碌中，疫情甫过，一行人从长安赶往石泉，是个意外；得遇胡先生空闲，是个意外；得访老街是个意外；遇见“仲哥”的二胡是个意外；遇到石泉的柚子茶，也是个意外。于是想到日本茶道的“残心”说：彼时彼刻你喝茶，那场合、情景、茶人、茶时，甚或煮好的茶汤，你品饮时的心情，于你来讲，此生将永远不再。像茶水倒出后，杯底尚残有一点剩水。“残心”指导人们，无论做什么事情，都要全力以赴，专心致志。

如此，几个“意外”的集合，方有了此一回石泉老街柚子茶的品鉴。品茶，品音乐，品时光，品情谊。可知那样的情景，是不可能再得重现了。于是，2020年5月20日，在石泉，老街木竹山，那一晚的喝茶，于一众主宾来讲，永远成了念想中的过去。

茶喝足了，临走时，老板还给每位准备了茶礼品。精致的蓝布硬盒，黄锦缎的衬底，两枚拳大的柚子茶，紧嵌窝中。一枚光亮的茶匙，那是开茶的工具。一张“柚寿尊红”的牛皮纸标签，背面印有柚子茶的二维码。落底有五句话：“调理肠胃，疏肝理气，止咳化痰，祛除湿气，平衡三高”。之后，老板给大家示范，如何打开柚子茶，如何在炉子上煮茶……

出茶楼，见满街的灯光，在石板街上弹跳。拳头大的星斗，在人的鬓角间碰磕。

一曼妙少女，身着白衣，手牵一白色西施犬，鞋跟“嘟嘟嘟”地敲着石面，婀娜的身姿从大家的身旁扭过，融进街头水样的月色中。

回头一望，老板夫妇还在门外送别。门厅的灯光正好投射在他们身上。

灯光正是柚子茶的色彩，温情、暖心。

石泉的朋友 ，叫胡树勇。

邂逅木竹山

■ 王亚凤

走着走着，书萍不见了。

我嘟囔一声：萍踪不定！回头一看，培英姐在身边，心随即安。

培英姐的微笑像石，笃定又温厚。她说，我知道书萍在哪里，你安心罢！

我是安心的，在石泉。即使书萍不在身边，还有培英姐姐，还有推开官事稳稳陪我们两天的树勇。树勇，真像一棵树，树起勇，勇的树！咦，忽然发现，“勇”字原来是个男儿，分解来看，既是戴冠的男儿，又是勇武有力的男儿！哦，真适合树勇！对了，树勇是部长，比我还大好几岁，我似乎不该直呼其名，可是，我叫树勇，怎么就叫得这么顺呢？

“石泉，石泉”，我低头沉思，吟哦几句，恍然抬头，对了，石泉就是树勇，树勇就是石泉，所以我，叫树勇就像叫石泉一样自然。

还有一位，伴同了我们两天，我却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兄弟，几乎寸步不离，同石泉的山水一样始终在眼前，微笑着。你不言，他不语。你若开口，他必回。

书萍说，石泉人就是这样，好着呢！

我只是诧异，为什么他们都看不出年龄，面容年轻得让客人几近失礼？为什么呢？

长长的老街，古色古香，红灯笼一字儿排开由近及远，近如明眸远去则朦胧若梦境，家家乌木青砖门楣，马头墙上悬挂着清丽的盆花或飘逸的藤蔓。汉江近在咫尺，秦巴的山风裹挟着江风，将带着水气的草木芳香弥散在夜空中。忽然，一股特殊的幽香跳将出来扑入鼻腔，我不由驻足，闻香觅去。

见一户门前木青映着光影，靠门一架从未见过的物什，圆溜溜黑黝黝，被细麻绳捆扎得像一个个小南瓜。凑近了细嗅，一缕中草药夹杂着类陈皮的香气袭进肺腑。这是什么？风干的“小橘灯”么？抬头，见门上有匾，默念出声，“木竹山”！

正咂着味儿呢，有女声喧哗出门迎客，遂回报一笑抬脚进门，视整个幽雅的陈设不见，一眼看到几个女子围坐茶海前，皆长发飘飘，背影婀娜。其中红衣的那个，侧颜杀来，正是书萍。

喜悦顿如莲花漾开，这间叫做“木竹山”的茶楼便满室氤氲起莲香、茶香，与众女子的芝兰香了。

我如蒲松龄，一生钟爱有狐妖气的女子，那眉间盈盈的笑，水草般丰茂的发，周身荡漾着药草香、兰惠香、以及诗书香、人间烟火香的诸多灵秀女，皆魅惑我靠近，愿一生逍遥女儿国长醉不愿醒。有时也笑，此身，亦为女子，但或许，我是那前世的书生？

木竹山却不止是一间众女逍遥的茶楼，她当然来者不拒，不分男女贵贱，来者皆客。这是一间专营柚子茶的茶楼。何谓柚子茶？原来门前摆放的那些圆头圆脑的小可爱，是柚子皮内藏着茶叶呀！来前听说到石泉要喝柚子茶，心里哂笑，以为迢迢奔去陕南，难道效仿城市里的小年轻，去喝时下流行的水果饮品吗？却原来是两码事。当即神色一正，用心用意去打探，向老板了解一只柚子和一捧茶是如何缔结良缘的。

一问才知，木竹山的老板娘是湖南人，从小跟着爷爷做柚子茶，从好玩、有趣到深爱。长大后邂逅石泉小伙，成了石泉的媳妇儿。开始，石泉媳妇儿只把自己制作的柚子茶送给丈夫身边的亲朋好友，但是，石泉有这么好的茶叶，石泉的发展越来越好，国际友人都被吸引来了，不多做一些怎么分得过来给越来越多的宾朋呢？何不开间茶楼迎接八方客？

一晃七八年过去，这开在石泉老街的柚子茶是湖南的还是石泉的呢？哪里还分得清？就像妹子嫁给郎，哪里还分彼此？柚子是上好的柚子，旋开盖，取其瓤，喂给孩子吃。茶自然用上好的陕南富硒茶，加入新妇自幼得祖父真传的珍贵药材，压实，盖紧，以麻绳细细捆扎，一定要扎得紧致、漂亮、好看哦，不然我不干！要经过九蒸九烘九晒，天生橘红的柚子皮儿脸色变了又变，身材缩了又缩，终逃不脱身上的“五花大绑”，夫妇俩耐心地一遍遍“哄”，一遍遍扎，经过七七四十九天，柚子和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，再也不分离。唯一柄茶刀，能揭开它的盖子，一次次珍惜地簪下一点来，清冽的山泉水泡之，观其色品其味，感叹岁月如刀，感叹时光如茶，感叹这人世间，人与人的缘，原来如这一捧柚子茶，历久弥香。

想起贾平凹为新作《暂坐》写的那段话来。新作也缘于一家茶庄，一众女子，老板娘漂亮而不施脂粉，打扮近乎中性。贾先生说雌雄同体性的人是人中之凤。

大多数人都是暂坐者，谁又不是人间过客？羡慕这间茶楼的老板夫妇扎根石泉，一树柚子一座茶园一间漫接天下客的茶屋，便是一生一世。

麻 鞋

■ 王渊平

去了一趟石泉
买了一双粗麻编织的草鞋
农夫在织机上咬紧牙关
用一条麻线拉我回到
久违的草路泥滩
双脚从来没有过的舒服和踏实
那瞬间，一个草民的生命
忽然有了鸟雀的自由
昆虫的从容
和树木石头的舒坦
工业和城市的背离
让年过花甲的我
失去了多少亲人
多少贴心贴肺的农桑温情
原来他们依然都活在
绿色的时光里
那瞬间，我的眼睛
一下子透彻成两股清泉
看见乡村是一块棉布
秦岭巴山是苍翠的衣领
通往山巅的每一条小路
仍然挂满母亲密密麻麻的针脚
脑际如白云浮想联翩
如果一个人不置身季节
随自然一道荣枯
卑微的生命
就得不到永生

石 泉

■ 刘新中

又一次来到石泉，当脚步结结实实踩上这块土地时，感觉到的是一种抵达内心的震颤和温暖。有人接，一堆笑脸迎上来，这当儿，头顶的太阳正灿烂无比。

我一直以为，石泉应当是一条船。浩浩荡荡的汉江，曾经把石泉送往群山以外的大千世界，它的蚕桑，让古老的丝绸之路，充满了柔情和美丽。漫天的黄沙，遮挡不住的，除了驼铃，就是这春山秀水的湿润。

不然，那只鎏金铜蚕，为什么至今还栩栩如生，一呼一吸之间，竟然是岁月的扶摇。

热情的主人向我们介绍石泉的历史，并领我们穿行于其间。

那是一条老街，路新铺设了，但仍能依稀感受出当年的崎岖，青石板凸凹着，人走在上面，恰似船的晃动。如果刚刚喝了酒，那种滋味一定极为美妙，身后戏楼子的丝弦断断续续追逐着醉步，头顶的星星也深一脚浅一脚地随之起舞。保不齐跌了一跤，这个夜晚，就响亮了司空见惯的另一类旋律。

还有通红通红的灯笼，高高低低悬在屋檐下，只不过现在通上了电，失却了风中雨中的胆怯。然而，坚定的等待与执着的厮守却是一致的，远方的船队该回来了，运出去的是码得整整齐齐的山货，拉回来的该是寄托无限希望堆积如山的布匹、蔗糖、铁器，等等等等，抑或还有梦中圆圆的太阳和月亮。这一番等待好焦心，好熬人，从一个春夏秋冬，到另一个春夏秋冬，几千年了，痴心不改。

当然，更炫目的在新城。

从老街穿出，一眼望去，是新城极具气派的高楼，如果展开诗意的遐想，它恰似船的桅杆。桅杆表示着未来前途的一种方向，方向尽头，总归是理想和旗帜在呼唤。

新城新在现代，新在时尚。大路笔挺，向四面八方喷射；红绿灯调度着驶来驶去的汽车们。人流动着，喧哗着，偶尔，软和的此地方言里夹杂着来自其它地域五花八门的语调，一瞬间，就和当年吐纳东西南北风时的古岁月有些重合了。

新城理所当然是船头，身后的老街不出意外的自然而然是船尾，厚实的文化积淀，类似压舱石一类，时时刻刻让船不至于轻浮，来回摆动。

中国有大大小小无数个县，每一个都有名字，这名字，或来自地理特点，或来自出产，或来自地方的文化传说。石泉当然也不脱此窠。据说，它因“城南石隙多泉、径流不息”而得名。

石头坚定，泉水灵秀，一硬一软，互为补充，相得益彰。

终于，幻化出一种极致来。

因此，近年来，石泉有了“秦巴山水、石泉十美”之美称。

这美称据说来自于省城几个文化人的创意，取十全十美之意。

琢磨一番，我反倒品咂出另外一种味道，这般赞美虽充斥了祝福和好意，接受者也欣然接过并以此自诩，但似乎并不合适。十全十美意味着圆满，圆满了就没有了上升的空间。

一条船前进中不会笔直，总有礁石、弯道、险滩，时不时有逆风。从唐时传过来的那首诗早就这般诠释了，“清泉石上流”该是弯弯曲曲，一唱三叹，甚至某一段被湮没，复又顽强地呈现。

这般，才是真正的美学，才能升起情趣，才能创出意境。

多水的石泉，大大小小的溪流从山里拱出，托浮起人间烟火。这方土地终于经年鼓荡着柔和或者凛冽的风。

今夜，宿在石泉，枕着江面上稀稀疏疏的灯火，梦中，会是“风正一帆悬”一样的得意？还是“江入大荒流”般的乡愁，或者该是“直挂云帆济沧海”的万里豪情？

石泉短章（二组）

■ 王亚凤

定了闹钟，却是被破窗而入的晨曦，合着窗外黛色的山影，催醒的。那些藏身林子里，巧舌如簧的石泉鸟儿，趁机跟着起哄：滴丽滴丽，起哩起哩！我不乐意了，拉过山雪白云做的棉被、拥一只胖雪娃似的抱枕咕哝：“昨晚在木竹山，说了不辞长作岭南人的。别闹，让我再睡会儿。”原来是夜晚贪看星空、倚窗寻觅流萤而忘了关闭窗帘。你关了，人家就懂了。懂事的石泉，又给我睡了个回笼觉，醒来神清气爽，如同泡了个氧吧。

竹 林

是昨儿一早，从西安驱车直奔来的，一路山环水绕。

三个小时的车程，几乎全在山肚子里驰骋。这得是个多大的巨人的肚子啊，他曲曲弯弯长满了“花花肠子”，车里的小人儿们起初目不暇接最后如糖溶进了杯里，一杯薄荷绿的糖水，移动于秦岭山水间。可怜驾车的司机，硬撑着拒绝溶化，聚精会神高速移动。司机是我们年过六旬的尊贵老帅，车却驾得潇洒，像是在网络赛道上操纵一台高速解码机，刷刷刷刷，刷刷刷刷，一部超大容量的压缩包，被风速解开，内藏的美图便接连弹跳出来不断刷新乘客的眼睛。任我们欢呼、惊叫，老帅只含笑自如，谈笑间，石泉到了。

放下背包，即随主人去一处青幽幽的净地午餐。是农家乐，名字朴素得很，叫竹林。说实话乍听到这个名字时，我是有些失望的，怎么能像狗蛋妈那样，见孩子跟狗狗玩得乐呵，就随口叫娃狗蛋呢？竹林在山里，不嫌太普通？

确实美，我太喜欢它，才为它抱不平。

不急着落座，不急着吃。我推开门，像一只山鸡四处逡巡。

小院坐落于山道边，一领斜坡被主人挖平建了这处两层高的小客栈，竹林环抱着它，一条小径通向密林深处。我遗憾地想，若允许我今晚住在这里，我定要沿着山路寻觅而去。觅甚？不知。邂逅一只大熊猫，也未可知呢。

山墙边，红红一片野草莓点亮了我的眼睛。多少年没吃过这个小可爱了，我若不摘，岂不负她？落了一地的，是黑黑的桑果。抬头看，见崖上桑枝垂挂，绿叶间星星点点，野椹子红得发紫。同草莓一样，不及人工培植的四分之一大，入唇亦野味十足。

两个孩子在廊下玩，旁若无人。长得眉清目秀，有巴楚之风。我不大会寒暄，便蹲下问：“孩子们，洗手间在哪儿？”孩子立刻停下手中的游戏，热情指给我看，觉得这一处不够好，干脆起身飞快带我往另一处。

厕所内外洁白，门前卧着一条狗，见客来汪汪叫了几声，往脚跟前蹭。我的心被它善良的眼睛软化得像阳光下的冰激凌，不由回它一声摸摸它的头。

出来还是上了那条小径，脚下路是绿的，小花小果小甲虫真多，快乐得想要就地跳个舞。刚采得一支竹笋在手，听见有人叫我，遂乖乖跑下来，欢快地将竹笋呈给迎面而来的雷书记，高大威猛的雷书记也变得像个孩子般欢快了。

蝇 蝇

在石泉吃了两三天饭，大致知道此地人的口味了。我怎么那么喜欢呢？

也算走遍了大江南北，怎的有许多菜式，我竟连名字也没听说过？

这个黑黑的，是什么？烧过火了吗？不，那是血粑粑。是当地人在杀年猪的时候，收集的猪血，与豆腐、肉沫混合在一起，烟熏风干，吃时煮熟切片即成此样。还有我们石泉特有的自制熏肠、豆干，你尝尝！

我欣然伸过筷子，一片嚼过，想起胡部长说过的一句话：“我们本地人擅长把最普通的收获，做成最丰盛的食物。”

忍不住筷箸起落，一片又一片。

一只乌蝇飞过来，想与我分享筷头上的肉。我摇一摇，肉掉了，我们俩都没吃上。它失望地盘旋开了。

这个，可是我们关中农家乐常吃的野菜？不大像啊？

哦，是桑叶，有些微的涩口，不如大多青菜甘滑甜美。但我喜欢这种物尽其用的极致！这盘，是蚕蛹！

真是桑蚕之地啊！

我频繁把筷子伸向大片碧绿的桑叶，怀揣一丝小小的希冀：我多吃，可不可以，吐丝出来呢？吐出锦绣文章也好啊！如今四季皆可养蚕，我发誓，我愿意，春夏秋冬，以桑叶为食，夜以继日，如蚕吐丝，只要我有……

那只乌蝇大约听见了，摇摇头飞走了。

哎哎别走啊，我们一起去中坝，饕餮一顿“庖汤会”吧。那个，我说说而已，感动自己，悲壮一下，只怕我有，还没人要呢。我可不是一只什么好蚕。

在中坝作坊小镇，真的上了一桌丰盛的庖汤宴，菜式多得我数不过来，蠕动的嘴笨得难以复述给石泉以外的好友听。这样的人，就是吃再多桑叶，又怎能吐出锦绣文章来呢？

那只蝇蝇尾随而来，在每道菜上嘤嘤点了一遍，不待主人起身驱赶，弃我而去。

七十二行

中坝作坊小镇，坐落于群山之中，铺排于倍受宠爱的仅有的一块平坦盆底。

进得小镇，大家踽踽前行，唯我迟迟流连于编篮子的小铺前。

是很漂亮，个个精美。但是，没有我想要的款式。

女老板耐心地递过耳朵，看我眉飞色舞：跳孔雀舞的杨丽萍，拎过一只篮子上街，你见过吗？我就要那一款；贾平凹文学馆里，有他儿时用过的一只藤篮，我找了很久，找不到。你可以给我编织一个吗？

老板给我一张名片，我心满意足地走了。我是个麻烦的挑剔的顾客，好不容易找到这几近消失的编篮子行业，我希望遇到一个状元。

大家都去哪儿了？我一家家进店去找。有点挪不动步，这么多好看的有趣的行业啊，打鼓气馍的、古法榨油的、活字印刷的、制西门豆腐的，拍拍拍，我拍不完。

快走完一条街了，才发现一堆人聚集在酿酒坊内，这些李白杜甫的兄弟们呐！

这家店不漂亮，不懂得陈设、包装，摆放的只是装满酒的坛坛罐罐和廉价的盛酒器具，无一样“不实用”的花样摆设。宣传部长莅临指导，“傻大姐”也全不领会，只谈起自家酿的酒，脸颊绽放成向日葵：哦，苞谷酒一百斤原料出四十斤酒，拐枣酒既可以泡制也可以发酵蒸馏……喏，大家尝尝，这个低，四十度的，这个度数高……我含笑盯着她看，没有人撺掇，我却接过她有些残缺的手指递过来的一小杯苞谷烧抿干了，跟酒友们一起拎了一壶酒出门。心里，漫过淡淡的伤感。

“草鞋铺子”里，坐着一位老人，神态安详，干活的样子旁若无人。我们围着他瞧稀罕、拍视频，老人不卑不亢，说话不紧不慢。王主席摸摸墙上挂的、架子上摆的一把把的草鞋，不声不响坐下来，现场试履。他说，回家要穿着它在客厅里走来走去，他将接通古人，找到感觉。

坐在“鬼谷子老碗茶”里侃侃而谈时，小镇年轻的掌舵人来了，看着真是年轻，连那丝不经意间流露的不耐烦都很年轻。他见过的“文化人”一定是太多了，所以不是“文化”这行的状元，还是少说两句吧。果然，我们起身后，刘总活泼多了，带我们浏览罢整个作坊小镇，以闻名遐迩的“庖汤会”招待大家。我吃了，我要告诉大家，真棒！我再以刘总年轻的容颜告诉大家，这里的“康养”式养老，定能延年益寿！以我所惊讶的这位刘总和刚刚碰上的那位年轻帅气的镇领导为证，他们，竟然是，六零后！我，失敬了！

能聚拢来这么一群精彩的“七十二行”，这位童颜匠心的领导，也是状元了！

彼岸花

为什么提起你，我总是满怀忧伤？

原谅我的喋喋不休，“石泉十美”，我不曾领略全部，却已情不自禁。

雁山瀑布，2018年才对外开放的一处景区，我只走了三分之一不到被迫返回，彼岸花，你在哪里？

陪在我身边的是开发这片景区的刘总，他走过千山万水，见识过许多名山大川，燕山，在他的眼里，依然是最美的处女地。他说，这里，生长着大量野生的石菖蒲和彼岸花！

这个语调不高，并不做惊人之语的老总，随身边潺湲的泉水，禁不住滔滔不绝。他指着溪水里、山石上一种丛生的绿草，告诉我们，这就是苏轼文中的石菖蒲：“凡草木之生石上者，必须微土以附其根。如石韦、石斛之类，虽不待土，然去其根本，辄槁死。惟石菖蒲并石取之，濯去泥土，渍以清水，置盆中，可数十年不枯。……”。石菖蒲从古至今为文人案头清供，而燕山，有别处无可比拟的大量野生石菖蒲。

山上，海拔较高处，有大片彼岸花，在六七月间，开得如醉如痴。

哦，彼岸花，那是一种花不见叶、叶不见花的玄佛之花，我曾为之迷醉。

心驰神往间，我低语：“哦，那让人心碎的彼岸花！”刘总看我一眼，说“我又学到了一句”！好吧，我羞赧，这样的文艺腔。因有年长的老师腿乏了，我只好随同返回，彼岸花，再次成为彼岸。

然此山不让人失望，仅行三分之一，亦把她原始粗粝的美，悉数展现了出来。一挂飞瀑跳进她碧深的锁龙渊；大石下冷冽清幽，有可供娃娃鱼藏身的潭；水草摇摆的清浅溪流里，有尾部绯红的桃花鱼。

沿着开发者铺就的木板路，抓着步步为营的扶手，我的眼，时而凝伫面貌各异的花草植物，时而眷恋地，投向枝叶扶疏的山野天空。刘总在身边说，燕山，是一座天然的植物基因库。是，毫不夸张，但我冲着山腰上未及谋面的彼岸花默默许愿——雁山，我会再来。